



紀善錄

吳門杜璠

黃永字宗素蘇之嘉定人由監生任兗州府知府永樂末山東唐賽兒作耗被提將置極典永謂其僚佐曰此照卷收人尔曹皆可易去某獨當之但令子弟一人相隨以收吾骨歸先壟幸也既而蒙宥復官闕五年而令終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除刑部主事陞兩浙鹽運司同知泊鹽得所嘗諭屬吏曰賈人於天涯海角運米入倉以求利不亦勞苦之甚乎

庸可以不中者報之幹平生與取一介不可飲食亦不妄食子弟亦不許妄食人之食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之以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受榜掠終不服認既又得運土石之役幹自負荷人或俾令其子弟代之幹曰子弟未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阜隸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已妻妾視之若嚴君焉其澹泊惡貪瀆雖遭困繫志節不少挫終于思南府同知

陳氏女名 年二十聰惠知書其父良紹卒親長欲以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衆慙

而退其居父喪猶能哀禮事在正統四年

吳山僧勝慧庵號知幻道人讀書能詩善行草平生能揚人之善如云某有某德某有某才未嘗一語及人之短海虞陳符原錫亦不言人之短殆與此僧無異

吳僧琇伯瑩嘗主雙逕退居蘇城萬壽寺杜經歷以銀三十兩寄其處經歷死琇訪其子曰師正付之

吳僧埴大章居南禪寺鄉人褚守行以金銀等若干寓托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子德淵成永平埴不遠三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千得泉之女許贅徐景仁未婚

而景仁劓景仁之父以其子殘廢欲已其婚得泉甚悅其女不從曰彼初非殘者竟成婚事夫甚謹後數年景仁以前事例戍雲南其弟干祿謂曰若也適可免否則死萬里矣于氏曰此奚難遂自經

吳人金德孺先生之女名淑寧年二十又二嫁禮部員外郎張槩槩得罪吏具辭將寘于法淑寧聞之曰吾雖歸張未及朞月義不可使夫獨死謂死于夫死之後孰若死於夫未死之前使其無疑憾于地遂經後三日槩得宥苑婦於先隴事在洪武十九年

天台林右作張列婦傳

王叔英詩人坐宇宙間所貴大節全為子在祇順為臣必

恭虔嗟予事君父省身多遇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相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療非痊賓朋具珍美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古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嘉所見諒有偏高蹤邈難繼偶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叔英字元采黃山人仕為漢陽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陳詞禱於山川與神約一日不雨則減一饒二日不雨則減二饒三日不雨則立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苦枕塊於齋宮二日果大雨壬午歲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如泰伯採藥之意云聞之陽仲舉

潘純字粹中長洲人由監生拜監察御史永樂中居北京娶穆氏為妾穆氏之祖前都督父指揮使元千戶皆不知其有妻於蘇也即而妻黃氏自蘇至純懼館於別宅亦不知其有穆也越五日穆氏知之具鞋帕之儀執姝禮以見禮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自有子婦在蘇家有庄田生計吾當還矣汝其善事君子乃以以珠 兄弟皆曰吾家女不與若為妾將論純而歸女女曰不可吾既事人庸可易也乃以禮喻其父母其黃氏又女禮事穆氏之母母感動遂和好如一後純改信知縣二室同處一十六年始終無間黃得疾穆侍疾甚

勞及卒哭之哀致成心痛疾

彭烈婦諱慶字宜君姓鄭氏崑山鄭有林之女年十八而嫁期年而夫彭餘閨疾再期而夫死其侍疾甚勞哭夫甚哀後夫六日竟付屋後之地而死其事在

正統八年十月

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事轉兵馬指揮陞今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又乞老致事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予有詩送之曰力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吳城西士人張文綱年二十九而卒未死時謂其友朱明仲曰吾死不恨而吾妻貧不能守但得白金三兩可為絲線經營足矣明仲隨與其銀納文綱懷中遂氣絕顧德華吳人也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門生長女曰婉字 贅婿陸某相處有賓敬不二年夫卒喪畢父母嘗其志女曰事夫言有再乎淚雨下父母亦泣不能休遂不復言居父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猶有恩年五十二其居為隣火所燼父結小屋居之父尋卒其他欲迎養焉女曰吾生於斯豈宜他哉有死而已越十日而卒事在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長洲人卓氏之女諱清字永潔既笄適同里士人徐宣洪武壬午宣卒清年二十有一遺孤男女二人越二載其孤盡死清矢志守義其操益堅既而舅姑皆歿盡孝道母疾篤巫醫無所效清焚香密室籲天割股作糜以進母母食而甘疾遂愈母年八十而終猶盡哀人稱節孝之婦云

洪武中嘉定縣民三人其一姓黃其二姓吳姓其同來郡中輸稅絲至通閩坊茶肆飲茶見肆中卓上有小包裹捫之有物知其為他人所遺者乃坐良久須其人至已果有老嫗蒼黃而來云有金首飾數種皆他人之物

吾賣婆也吾何以償弟有死耳三人詢其數而還之嫗願其一二償馬三人者意却之

松江上海縣民徐文通妻陳氏嫁五十七日而文通死越三日陳自經有司上其事正統三年旌表門閭

天台李謨字居定為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於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於束修止納其富者於貧者反與之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莫鉉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時苗圖求揚尚書仲舉題咏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為市名矣竟拒之但錫揚公之詩而已秋滿即出外舍而居其父茂弘任考功員外郎一塵不緇未老致仕蓋有家法云

吳人姜公實同知汝州時有部民陽某者居其父復初之喪廬墓三年衰經日不去身三年不如葷血不爐不扇不澡浴日擔土加墳備受哀苦其妻憐而省之大罵而逐鄉人高其行者或饋之粟拒而不納惟許家僮送米薪則自來王清字一寧臨清衛指揮讀書能詩有文武才正統間以大臣薦陞都指揮備倭廣東十四年劇賊王蕭養作亂朝廷命安鄉伯將兵誅之安鄉初得一捷大肆貪婪船載賄賂船重黏沙以為賊所殺初清諫安鄉宜從山路賊不知我虛實安鄉以賅故不從卒以以賊執清曰公

賢者吾不敢加害公能使廣東開城門足矣清許諾
乃以書射城中使民固守賊且退賊惡之遂遇害賊
退城民百萬獲全

蘇人趙廷珪洪武末以閭右居京其子大子婦有遺腹
子曰俊字以能至孝能順適乃祖之意祖年七十餘怡
怡而樂可謂順孫矣司留務者遇有不仁之人則曰汝
何不學趙俊南京之人則直稱為趙孝子云

華公懌南齊孝子寶之後自常徙長洲下雉瀆為人
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裹為寄謂其沉重藏
之密所其人死其子來謁公懌問曰得無取若翁之所

寄乎答曰無所事也取出付之封記宛然及剖其封中
黃金八兩銀二十兩其子不敢取懌再三勉慰乃受之
楊先生翥字仲舉吳縣人隨兄戍湖廣以訓蒙為業修
身謹行號晞顏生言動不妄與物無競隣人蓋屋以簷
水滴其家家人欲與之論先生曰暘多雨少何足較也
狂士有罵之者先生若不聞傍人皆怒先生徐曰世
豈無同姓名之人乎自是人感其德無敢慢焉里婦
有憤爭者聞先生過其里輒散去曰我何面見楊師
父耶其德化人如此

仁宗皇帝聞其賢達使驛召之授翰林編脩居北京

時先生所乘驢善鳴一日令人急鬻之家人問其故先生曰隔壁某官老而得子恐驚之殘疾也壽八十有五終禮部尚書子為吳縣主簿

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糧稅之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田糧皆無此者蘇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虛數而實未嘗充足遂奏請于朝減糧三分計減七十萬石以紓民困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鍾復奏之奏詞有失信於民之語

朝廷乃許民力稍寬者二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於其中者蓋富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

多輕額數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郡得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之重額者止收平米而又

不虧原數官民兩便易於經收富者亦不之怨天順元年都御史李秉代之一遵其法今永為定制矣

沈順昌吳縣人少孤母氏守節保養順昌奉母至孝家雖貧母衣食皆如意母卒再朞之內日携飯抵墓所哭盡哀而返衰裳不脫破碎如鷄顏慘慘見者為之改容

吳縣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之嫡長子也母烏氏夫人沒奉庶母張氏孝謹撫庶弟三人皆友愛三弟

驕縱張不之禁反霍憲憲愈孝謹既而以新營之宅與其弟而自居弊廬張復逐之促外間民屋而居焉予嘗有詩贈之人皆可以為堯舜今日重逢薛侍中持此盛心行事業前程萬里自亨通士林傳誦以為美事未幾受薦授高郵州儒學訓導今其三弟日貧所占新宅已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亦少津潤焉汪許字清夫陝西人由進士累遷戶部郎中用薦為蘇郡太守郡有小偷守與錢二千俾之改行為生郡人以為貴盜歲飢饉設鬻食之郡人以為不能飽而益死民意小盜與錢如漢王烈與盜寺者布後能改行之類

徃徃有之儒者之也初未設粥時飢民相聚行將劫富家既聞施粥遂已使無此舉其禍有不可言者豈但死一二哉郡人之尤汪守者蓋未之思耳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治縣愛民如子而惟恐傷之民亦不忍欺也日給之外分毫不入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赴京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邑甚雖得疾日夜以民事為念人為求醫藥禱祀無虛日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收其衣冠葬虎丘之東題

曰劉公塚金山衛指揮王子奇其先合肥人

事母至孝人稱為王孝子母有疾子竒吞有
其痰即愈母卒再暮之內苦塊從事冬不絮
夏不扇後遇期日必流涕平生素行堅如鐵
石一介不取諸人遷都指揮總戎福建凡閩
地所產荔枝礪黃等味皆不食曰吾母未嘗
得食此味吾不忍食也子竒初未有子夫人劉
氏欲以婢妾侍之為嗣計子竒不納竟使之
有家厥後買一女為事子竒外至詢其父為
金千戶患難故哀而還之其在軍與士卒同
其苦公暇接士大夫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恤

孤貸葬極顛掩骼汲汲不暇行海遇風賦詩
曰我心如有愧天意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
知我久須臾風霧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為御史出巡貴州得代
而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
兩於人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
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
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後以副都御史致仕年九十而終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之

書用變夷俗遂不忌猪犬等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取僦弊廬而獨處隣之嫠婦莫夜扣門即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浣我潔士乎而况吾與尔藁砧為交乎堅扞其戶隣婦慙而去

長洲人沈勝五無子以連襟之子孟達為嗣改姓沈名伯剛奉父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連坐當誅伯剛請伐之父不許強代之同類二十人皆致極典伯剛年十七

太祖憫其少而問故伯剛以年老對賢其孝而宥之居伯剛年七十有五而卒其子浩今復孟氏云

吏部郎中陳鈍温之樂清人正統末嘗使朝鮮其國王贈以珍玩竒貨巧奪人目者不可勝數其價直不但金千兩計而鈍固卻之一毫無所取而還

常熟人張有定稱其鄉貧人陸氏以吹笛為其妻田家女也陸父病不痊親友無一人肯闖其門者乃歸父母家求升斗之粟而還其夫已外死矣哭之甚哀乃具羹飯祭之遂自

經死於夫屍之傍

婁水東顧氏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王氏未及醮而夫死誓不再適叔父以其年少不之信復許嫁徐氏擇日畢姻叔逼之行不得已至其家謂徐氏子曰我非尔婦乃故王郎妻也竟不肯成禮徐生義之不敢強至夕遂縊死既視其尸則通身纏束甚固原其意蓋恐其既死之后無以明故也

長洲縣五都小民錢海以撐船為業天順二年五月初六日裝載太倉人徐某來蘇既登岸遺金銀首飾數種於舟中徐方驚駭計無所出忽錢海馳至奉其首飾如數還之因問其姓名縣里而稱其德於人人云

陳符字原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歿無子原錫臨其喪盡哀葬祭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壠凡五十年

袁政字文理吳縣人湘陰縣典史有善政用夏尚書原吉薦陞遂安縣令未朞篆宿於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者挽縣令之衣

冕諸問父老荅云此邑人家生女不舉恐為
貲裝故也乃下令嚴禁之后邑人所生之女
皆名曰袁留云

尤安禮字文度蘇人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為
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
行泣謂文度曰吾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
必不能守我有幼女將何所托乎文度荅曰
安禮在母以此為憂也吾有子當妻之未幾
果死於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
文節之子遂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

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言於死友耶卒
娶之生育男女奉其外祖母以壽終文度由
教官歷兵部車駕司郎中遷貴州布政司叅
議致仕終于家

徐德用洞庭人與吳城周宗禮交好宗禮携
其子尚行貨湖湘不幸父子皆死于客携厝
江邊無有歸其骨者德用必欲歸之舟人曰
死骨凶穢蛟龍所憎凡過江湖則有覆溺之
患德用不惑其說卒歸之而舟亦無恙俾得
還葬先隴

吳邑人王璠王琳兄弟早孤奉母黃氏孝謹
母守節不嫁而性莊嚴璠婦不當其意必逐
之而后已未幾子婦皆死琳娶而黃復惡之
備極凌虐琳順丹志亦復逐焉母子二人欣
欣以居不欲再娶迨母年九十而卒而隣老
不能娶矣不敢怨其母

正統戊辰之歲盜起南閩蔓延于括蔡氏避
難東岩賊逸岩屋殺人將污蔡婦曰吳曰王
相繼投火死予為作詩云潘氏積薪聞百世闕
妻自燎表千年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
怙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一日伯順病將
死醫巫不能救茂於密室操刀破胸下三寸
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如小指大一塊
復納於內用香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
煮之叔食而其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黃
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故為人所不能為之
事夫人苟傷內膜者即死况部心傷損者乎
然卒不死者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然雖不
可為訓亦可以敦薄俗哉

紀善錄

終



